

山东巡抚丁宝桢廉洁奉公治理黄河

□刘永加

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天下长河》，以清代治理黄河水患为主线，演绎了两位治黄专家靳辅、陈潢的故事。其实，曾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也有廉洁奉公、治理黄河的经历。

清代同治二年(1863年)，晚清名臣、贵州平远人丁宝桢任山东按察使，第二年升任山东布政使，同治五年(1866年)当上了山东巡抚。他在山东期间以吏治严明、励精图治、为政清廉闻名，尤其是他在治理黄河水患上做出重大贡献，留下赫赫英名。

黄河当时不经过山东入海，而是从现在河南兰考北部往东经豫东、苏北流入黄海。清咸丰五年(1855年)八月，汹涌的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堤岸决堤，无情之水肆虐了豫、鲁、直等地，百万生灵涂炭。

对于黄河是否恢复故道，还是改道山东入海，朝廷上争论不休。丁宝桢作为山东巡抚，既要考虑全国大局，更要考虑如何让山东更少地遭受水患，因此他主张黄河恢复故道。

于是，丁宝桢向朝廷上奏折极力主张“仍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”，并认为黄河从山东入海有四不便，即“有损于财赋、有难于建置、有妨于水利、有碍于雄纲”。他说：“自铜瓦厢至牡蛎嘴(利津铁门关外)1300余里，创建两坝相去约需10里，除现在淹没不计外，尚需弃地若千万顷，居民亿万，作何安插？”丁宝桢的建议，在当时确实是具有前瞻性的，但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最后，黄河东下“总归大清河入海”，大致形成了现在的山东段黄河河道。

黄河改道山东后，山东的河务改由巡抚兼任，由于黄河下游在清代常常决口泛滥，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，同时影响了京杭大运河及下游支流的航运，所以清代每一任山东巡抚都负有治理黄河的重大责任。

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，丁宝桢大胆提出了“黄运交流，断无两全之势”“先治黄而治运，一劳永逸之道也，不治黄而但治运，补苴苟简之计也”的建议，可惜的是这个建议同样未得到真正实施。他离开山东后，黄河与运河的治理矛盾日益突出，直到1901年，漕运不得不彻底停摆，足见丁宝桢的先见之明。

清咸丰五年(1855年)黄河改道北徙山东之后，山东地区的河患加剧起来。同治十年(1871年)黄河山东郓城侯家林段决口，山东巡抚丁宝桢因病正处请谕休假中，闻讯后，着即派候补道员潘骏文前赴灾区察看灾情，得知决口宽八九十丈，深二丈余尺，沿河地区受灾，“漫水下注，郓、汶两境均属较重，嘉祥、济宁以次稍轻”“灾民田庐漂没，资粮悉已无存，荡析离居，极为可悯”。丁宝桢一面奏朝廷请求截留应征起运漕粮赈济灾民，将曹州、济宁、兗州和泰安等“十三州县应征起运的漕米四万三千数百石拟为灾区赈济”之用，一面研究治堵方案。

经过对地形的查勘，丁宝桢决定堵治侯家林决口，“该处两岸均为老崖，坝基可恃，其便一；内滩有土可取，其便二；两坝运料俱可径达，其便三。”为赶在汛期到来前完工，丁宝桢亲赴工地督办，“旦暮河干，与役夫同艰苦，人情和乐，争先趋事”。

当时堵口的方法，是先以大船装满石头，固定在埽(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器材)上面，挡住激流冲击，再用粗麻袋结成网，网洞约5寸，上面先铺一层高粱秸，再加上

一层土，使高粱秸下沉水中，层层下沉直到水底把水流截住，当决口处完全堵塞，这时挑土工、扛料工一拥而上，把决口处用土填平堵住。

在丁宝桢的躬亲示范下，河工们奋力争先，此次封堵决口，从备料到开工只一个月，从开工到合龙仅二十五日，提前完成堵口任务。朝廷嘉奖表彰了丁宝桢，并批示：“艰巨独任、功成迅速，给予优叙。”

侯家林堵口，是清代山东巡抚治理黄河的第一例，也是山东黄河第一次大规模的堵口工程，为后来黄河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为此，丁宝桢奏请朝廷在侯家林决口处附近修建了一座大王庙，同时，他还上奏，请求在济南也建一座大王庙，并立碑纪念，由幕僚陈锦撰文刻碑，其中写道：“郓城西南沮水经焉，河入於沮，决侯家林堤岸，南漫济宁为运渠患……丁中丞方以疾乞假，急起图之，以壬申正月赴工督视，至二月二十有四日工竣。合龙之日，堤埽骤塌，压巨艘入水，适堵金门，疑有神助，因奏请立庙河干祀大王，并建祠省垣，以答神贶。锦躬襄斯役，悉亲见闻，谨作颂词，以志灵异，并述河流始末云。”

清同治十二年(1873年)秋，黄河山东段东明的岳新庄、石庄户民埝决口，河水夺溜南趋，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数百里为灾，运河交通同时废弃。决口的下游滔滔黄水所到之处墙倒屋塌，种种惨状目不忍睹。然而清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，任由灾害发展。

此时丁宝桢正在老家贵州平远扫墓省亲，获得消息后，他立即日夜兼程赶回山东。此时宿迁、巨野、济宁等十余州县悉遭淹没，许多湖泊连成一片，水面宽至数百里，情势十分严重。目睹如此惨况，丁宝桢寝食难安，他说：“置数百里运道的淤废，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，抚心何以自安？”

丁宝桢表示：“此口不堵，为害滋烈，若犹观望因循，则上无以对朝廷，下无以对百姓”，并表示愿意自任工程督办。朝廷准旨后，丁宝桢亲自率员详细勘查石庄户决口，选定方案，以石庄户下行十余里之“贾庄蓝口作坝基”“从贾庄堵合正溜，由蓝口分溜，引归旧河”，然后统筹上下游两岸堤工。

清光绪元年(1875年)正月初一，贾庄口工程动工，丁宝桢亲往督堵决口，他每日都到工地上巡查，现场指挥抢修。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，及时发放物料款，使物料筹集速度很快，“于三月八日已刻合龙”。水患逐渐退却，受灾百姓也渐次返回家乡。

为了根除水患，同年十一月，丁宝桢又奏请堵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，黄河水终于归原河道。为了长治久安，光绪元年(1875年)，丁宝桢奏请朝廷亲自督促地方官员，由石庄户下十余里到贾庄，监筑长堤。先由贾庄龙门口向下修至东平十里堡，后由贾庄向上修至东明谢家庄，这就是著名的障东堤。

此事在《济宁山水志》中也有记载，光绪元年(1875年)山东巡抚丁宝桢始修南岸大堤，上起东明谢家庄，迄东平十里铺(堡)，堤长“二百五十多里。堤高十四尺，身厚百尺，顶宽三十尺”。三月动工，五月堤成，凡费帑银54万两，名之曰“障东堤”。

“廉洁勤政、节约治黄”一向是丁宝桢的作风。第一次堵口，丁宝桢精打细算，能省则省，原计划用银三十六万两，实际只用了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两，所余仍归还国库。同样，第二次堵口的全部工程依然很节约，河道总督预计大约用银四百七十万两，丁宝桢实际只用了九十八万多两，节省更多。

丁宝桢不避艰险、力挑重任，为民治黄的风范，再次得到了皇帝的嘉许。

光绪帝在得奏后，批示“力任巨艰，予优叙”。丁宝桢两次治理黄河，两次均得到朝廷的嘉奖，在清代治黄史上并不多见，充分体现了丁宝桢的睿智和能力，还彰显了他的廉洁奉公。

在工程施工中，丁宝桢不仅成立了指挥部，还专门设立了类似现代的会计、统计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机构，目的就是重视工程管理和经费使用，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经费核算管理制度，并对参与施工的军民赏罚分明。丁宝桢把治理黄河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得明明白白、分毫不贪，并刻在碑文上，公之于众，意在向国家、向百姓、向历史交一笔客观真实的明白账。

要知道“当时治水情形，政府备有巨款，但求工程顺利完成，一切费用，所不计及，治堤工告成，民获安居，在此一片喜悦庆祝情形下，浮支滥报，在所难免。公帑浪费，弊窦丛生，政府明知，亦多不予深究”，可是丁宝桢廉洁自守、分毫不占，在两次黄河堵口中，竟为国家省下费用三百多万两，悉数归公，一钱不取，清代官吏如此清廉者，的确不多见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□孙南邮

滕州黄山桥，位于滕县(今滕州)老县城墙外护城河东北处、南京至北京的驿道上，明清时期几次编修地方志都把它列在当地桥梁之首。

志书文字记载很简单：“在城东北隅，跨南梁支流之引入城隍者。”南梁，水名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水经注》均有记载，说明这是一条较为有名的河道。《滕县建筑志》(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1989年)也记载了黄山桥“横跨南梁支流，宽4米，长5米，一孔石拱桥……桥孔上弧正中有龙头东出，其尾西露，似龙若鱼。券洞北壁有题名石碑，正楷大字‘黄山桥’。南壁有鲤鱼跳龙门的高浮石雕……”

黄山桥只是一座小桥。其实，同是在这条南京至北京的驿道上，跨南梁水主河道，距离县城仅一里路处，还有一座“十三券，纵五十丈，横二丈五尺，高二丈”的跨云桥，按其规模是一座大桥，滕县旧志却把它列在黄山桥之后。

滕州现有最早的志书是明万历十三年《滕县志》，由知县东明杨承父主修，曾任侍御史的邑人王元宾编纂。跨云桥就是杨承父主持扩修，由原7券增加到13券，为此王元宾写的《跨云桥记》载入志书。即使这样，跨云桥在志书上也是位列第二，这种位次在后来的几次修志中一直没有改变。

明代万历县志说“滕故有志”，今已无存，黄山桥居当地桥梁之首，或许县志就是这样排列的。杨承父、王元宾主编县志，并没把跨云桥改列为第一，后来的编纂者对排序也是一仍其旧，这说明黄山桥位列第一的排序合乎众意，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检验。

明万历县志所记“城隍”即护城河，“国朝洪武二年，知州薛原义创修梁坝堰，引梁溪水由黄山桥入池”。就在这一年，南京至北京的驿道由徐州往北经沛县、鱼台、鲁桥，东移改走滕县东门外，知州薛原义主持在境内新建了滕阳驿、临城驿，城东门外的护城河，就是驿道的西边沟。

滕州东部皆山，多泉多河，地势东高西低，由城墙外东北角引水入护城河正是顺势而为。护城在旧时是一项大事，河绕城四周，既要常年有水，又要预防水溢浸城，故而黄山桥仅建一拱。虽是一拱小桥，因是护城河的入水关口，作为城防工事的一部分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

清代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，“(明代)成化十八(九)年引梁溪源水绕城外郭”，说明滕县再一次对护城河进行整修。明

万历县志对此记载较详：“成化八年……池深一丈五尺，广三丈五尺，浮桥四。成化十九年复浚，引梁溪水入之城隍，映带颇胜他邑。”

护城河不但要保证安全的功能，还具有美化作用。明代万历年间，著名戏曲家、文学家汤显祖路经滕县，说“所至桑阴常满，城壕半乃有莲荷香，若南方”，并有诗云：“无期遍燕赵，有美自齐滕……城池香以拂，驰道荫如绳。”

明万历年间的《兗州府志》载，滕县曾为护城河开挖一条截水沟：“在县南门外。县城引荆沟、梁溪之水以为隍，每遇淋雨，水涨浸城。正德四年知县齐士(世)恩开此沟，西南流入梁溪正派，以泄山潦之势。首尾五里。”明万历县志记，齐知县在任的明正德六年：“大寇刘六等攻城，公督兵坚守，城得不陷。又筑郭墙以卫，民人至今恩之。”也就是说，那时滕县除了城墙、护城河外，又建立起城郭十余里，郭内居民因有了安全感而人口快速增长，东门外的驿道逐渐变成东关大街，因此《滕县建筑志》记“黄山桥位于城外东关街”。

黄山桥因河得名，近处有无“黄山”？前贤修志曾对此有过探讨。明万历县志记：“山，在城曰黄山，桥名，黄山以此，今殊无山形。父老传言城东北一角即黄山也，未可晓。”至清代道光县志，对黄山有否，仍记“未详”。前贤修志出言谨慎不予推测，“未可晓”“未详”之语乃是史家直笔。

没有黄山，何来此桥之名？前人修志时没看到山，若“父老传言”为实，也极有可能是因疏浚河道而堆积的沙丘。黄山桥之名，当与其特殊地理位置有关，此桥既要引水，又怕大水，恰恰是每年夏秋之季都有东北山区的大水袭来，所以当年薛知州筑坝堰与黄山桥引水同时进行。为防水坚固坝堰，实属当然，但是，时人因迷信还有寄托。桥东迎水拱石上雕一龙头，有龙吸大水护桥之意，并非仅作装饰之物。

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黄山桥因城防事事关重大，当年官员文士为桥名定会有一番斟酌：徐州有黄楼，宋代苏辙为其兄筑黄楼作赋，序中句：“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，垩以黄土，曰‘土实胜水’。”五行学说也有“木金水火土”，土颜色为黄，能生金克水，此桥也欲“土实胜水”，即取名“黄山桥”以固城护河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当地扩建善国中路，黄山桥被掩埋在路下。现今桥虽不见，在其旧址近处有黄山桥巷、黄山桥社区，当地居民多能指点其方位，讲述其陈年往事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rwql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颜莉

